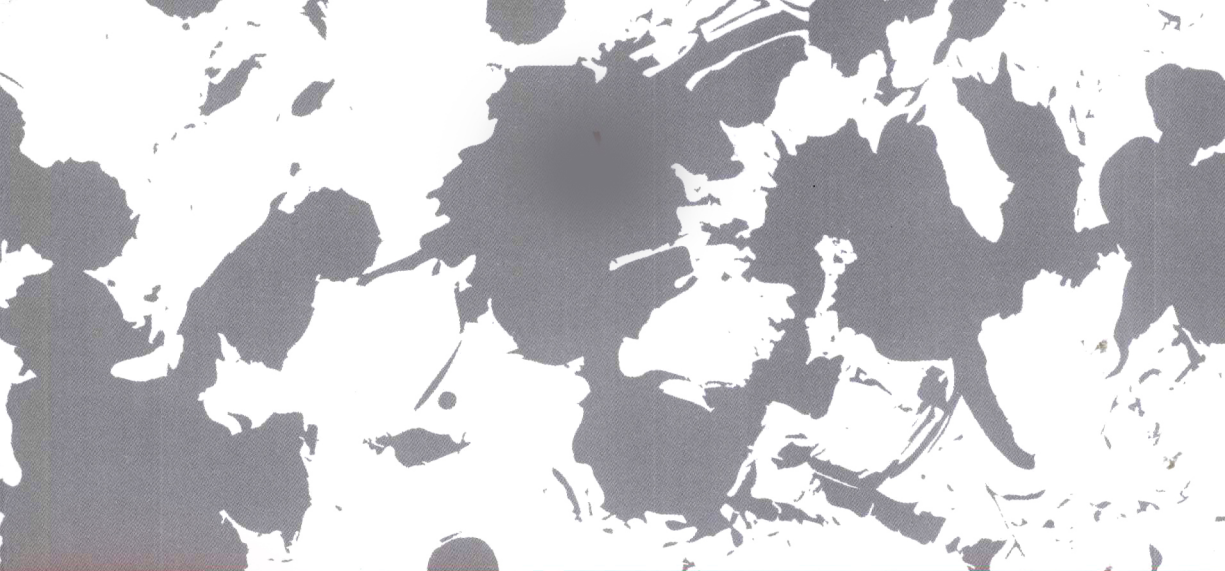




W A N S H I T A I P I N G

万世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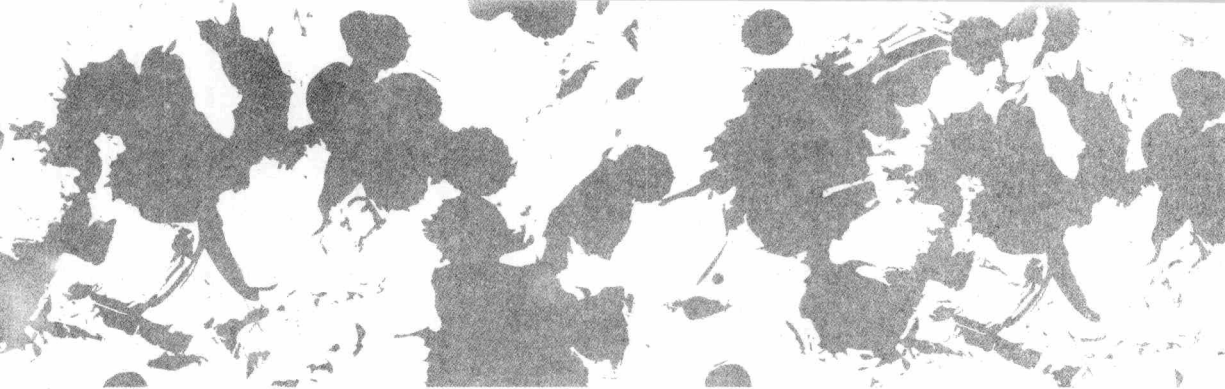


学术圈·名利场
独特的视角·复杂的关系

二十年前的文物究竟落入谁手？迷雾重重！
一段人与人之间权势的巧取豪夺
一场儒学与其他学派的暗中较量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万世太平



刘一胜/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世太平/刘一胜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430 - 5272 - 7

I. ①万…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2634 号

书名: 万世太平

作 者: 刘一胜

出版策划: 凤凰树

责任编辑: 廖国放

装帧设计: 凤凰树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松林邂逅	1
第 二 章	孔华龃龉	6
第 三 章	湖畔论语	12
第 四 章	诡异家盗	17
第 五 章	义无反顾	22
第 六 章	奔腾牵线	28
第 七 章	孔府相晤	34
第 八 章	君子谋道	39
第 九 章	无中生有	44
第 十 章	访友探秘	50
第十一章	剧场惊艳	55
第十二章	餐桌相会	60
第十三章	虚情实意	65
第十四章	狂妄才子	72
第十五章	旧情复萌	79
第十六章	校办主任	85
第十七章	妙招迭出	91
第十八章	华府中招	98
第十九章	巧舌如簧	104
第二十章	马路奇遇	109

第二十一章	快速结合	114
第二十二章	师大探秘	119
第二十三章	东方误解	124
第二十四章	藺中动粗	130
第二十五章	以画会友	135
第二十六章	金蝉脱壳	140
第二十七章	有贼惦记	146
第二十八章	东方神鹿	151
第二十九章	兴办刊物	156
第三十章	仙师问罪	161
第三十一章	美素归来	167
第三十二章	孔府惊心	175
第三十三章	良犬失职	181
第三十四章	惊天秘密	187
第三十五章	破解身世	192
第三十六章	以道治道	199
第三十七章	长江泄密	204
第三十八章	沙丘中计	209
第三十九章	诡计连环	216
第四十章	旧爱重逢	221
第四十一章	光头假发	227
第四十二章	乐极生悲	233
第四十三章	文物疑云	239
第四十四章	装傻充愣	244
第四十五章	将计就计	250
第四十六章	双方布阵	256
第四十七章	孔府三世	264
第四十八章	排斥异己	268
第四十九章	真相大白	275



第一章 松林邂逅

医院里来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要求整容。

医生们很犯难，这么漂亮的一张脸，从哪下刀啊？年轻人拿出一张大略是从某本杂志上剪下来的彩色人物图片，要求照着这个人整。

医生们惊呆了，感觉他可能神经出了毛病。图片上是个老头，满脸皱纹。

但是经过一番交流，医生们觉得这年轻人不仅神智正常，而且反应敏捷，口才过人，他所陈述的理由似乎也可信。原来图片上的老头是一位全国著名的教育家、散文家和戏剧理论家，著作等身。年轻人好学上进，非常崇拜他，虽然学问上没法比，但希望模样上跟他接近一点，以此自勉。医生们哈哈大笑，哪有这样自勉的，帅小伙变成糟老头，亘古奇闻。

“不是要你们在我脸上刻满皱纹，只是把我的眼睛拉大一点。老头就那对眼睛有神，是他用丰富的学问和知识练就的一双神目。另外，把我的嘴巴调整一下，只要稍稍有点像他就行。”

详细了解了这个年轻人，医生们才觉得他的行为其实也容易理解，并不多么稀罕，现在的年轻人，有的为了崇拜的偶像甚至可以自杀，整容算什么！

毕沙丘回家自然把母亲吓了一跳。

“怎么啦，跟谁打架啦？”

“我把自己修理了一下。”他轻描淡写道。

“啊，你还真去整容了！”康馨兰张着嘴巴哇哇直嚷，捶胸顿足，“我耗尽心力把你养成一个帅小伙，你却一天之间给我糟蹋成这副鬼样。噢，

天哪，受不了！受不了！儿子成了丑八怪，叫我怎么活啊！”康馨兰倒在沙发上，好像痛不欲生。其实她没这么痛苦，但也不是装的，她觉得儿子太不听话了，情绪躁乱，一时无法自控。

“妈，我刚做完手术，当然恐怖，等消了炎，长好了，肯定比过去还帅，我能让自己变丑八怪吗，你也不想想，就会瞎嚷嚷。”

“再帅那也不是原装的，我要原装的，自然养成的那样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这么糟蹋我的东西，就是忤逆，亏你还喜欢看《论语》呢，孔子是这样教你孝顺我的吗？”

“呸！”毕沙丘朝地上啐了一口，“别提孔子，提他我就生气。你这一辈子被他害惨了，还拿他说事。”

“你这孩子，整了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他是两千多年前的人，怎么害我，你是在咒我死吧！”

“我是说思想，他用思想害了你。”

“胡说八道，思想怎么能害人！头上动了两刀，你是整容，没有被整脑吧？”

“他要你们妇女从一而终，就这么一句屁话，你却奉为真理，矢志不渝。你看你这辈子活得多惨，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你难道不觉得苦吗？”

“我这样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你。”康馨兰慢慢平静下来，看着面前这个已经学会自己拿主意的儿子，又宽慰又忧伤，哪种情绪更多一点，她也说不清。

“为了我那为什么不嫁给张庭元？”

“我不喜欢没出息的男人。”

他哼了一声，坐在母亲边上，搂着她的肩膀说：“别骗我了，你的感情世界我一清二楚，那里每一个角落我都扫描过了。张庭元虽然没出息，至少比那个老杂种痴情。你就是中了孔老二的毒，被他的阴暗思想罩住了，你有了第一次爱就再也不愿去接受第二次爱，心甘情愿为爱情殉葬。但是你儿子没有中毒，为了给母亲一个公道，我一定要去找老杂种算账。”

康馨兰吓了一跳，急忙抱着儿子，哀求说：“妈妈求你，别老惦记他，我都把他忘了，你干什么，想怎么着？”

“我想消灭他。放心，不是他的肉体，只是他的思想。让他的思想见鬼去吧！”



孔鱼人每天傍晚来松林坡小路散步，都会碰上一位奇怪的年轻人。这年轻人天庭饱满，眉目清秀，总坐在一棵大树边的麻石上专心看书，纹丝不动。这倒没什么，奇的是他竟穿了一件咖啡色的长袍马褂，非常搞笑。孔鱼人一向认为自己最古板最守旧，并引以为豪，没想到在这么一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地方，居然让人比了下去，而且是一个年轻人。有时他简直怀疑是不是时光倒转，这种年轻人半个世纪前倒是见过，那会儿他还是个小孩。他原以为这种人永远也回不来了。

“没想到被淘汰的东西也有成为时尚的时候。”孔鱼人对身边年轻貌美的妻子说。

“什么时尚，我看他脑子一定有问题。”李美素鄙夷道。

“嗯，宝贝，对于所有热爱传统的人，你就算不喜欢也不能出言不逊。”

“但你也不能因为喜欢就良莠不分。你看他脸色苍白、满面愁容，一定受了什么刺激，所以奇装异服。”

“不对，据我观察，他是个读书人，喜欢思考，很有个性。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他应该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不可能，如果学校有这种人那一定是个新闻人物，可我从没听说过。你太主观了。”

“我看人从没看走眼，不信我们去跟他谈谈。”

“行，是不是神经病，听听他的谈吐就知道了。”

孔鱼人在妻子的搀扶下慢慢来到年轻人的边上。年轻人竟始终不抬头看一眼。孔鱼人对他愈发刮目相看，一是觉得如此痴迷于书而不受外物干扰的人一定在各方面都发育得比较成熟，二是他欣喜地发现年轻人看的书竟是自己一生奉为至圣的宝典——《论语》。他不禁有点激动了，能如此专注地阅读这部书的人他还从未见过，就连自己，热爱得几近发狂，也难免常受外界干扰。可这年轻人居然还没发现自己，以至他觉得太不正常，几乎要认同妻子的看法了。他不吭声，就想看看这年轻人什么时候反应过来。妻子却等不及，对那年轻人说：“你是仁华大学的学生吗？”

场面凝固了足有十秒钟，那年轻人才缓缓抬起头，眼角竟噙着几颗泪水。孔鱼人和李美素惊呆了，两人都感觉自己先前的看法有误，显然这人

一直沉浸在某种悲痛的情绪之中。

“对不起！”李美素用最真诚的口气道歉说，“我们打扰你了，以为你在看书呢！”

年轻人表情死板，愣愣地看着面前的两人，眼泪止不住滚了下来。孔李两人愧疚得不行，直想赔上一百个对不起。然而戏剧的场面出现了，年轻人竟忽然笑了，抹掉眼泪，用手指把眼角揩了又揩，说：“哎呀，看书看得昏天黑地，眼睛不行了，二位找我有事吗？”他的眼睛显得迷糊，一副视力尚未恢复的样子。

孔鱼人和李美素这才知道又错了，不过两人都很高兴，孔鱼人是因为感到自己最初的判断到底还是正确的，李美素则是因为年轻人揭去了脸上的愁容之后所显现出来的青春帅气。现如今的帅哥们都会刻意带有一种时代的冷酷，但这年轻人没有，他的帅跟他读的书一样，都透出传统守旧的气息，这比那些让人腻味了的做作的冷酷自然更具有新鲜的迷人味道。她虽为老者之妻，毕竟亦是壮年之妇。

过了一会儿，年轻人才看清面前站着的两人，问道：“你们有事吗？”

孔鱼人微笑道：“没有，我们就是觉得好奇，你年纪轻轻就这么喜欢读《论语》，难得啊！”

“哦，这没什么，我是学这个的。”

“这么说你是仁华大学的学生？”

“老师。”

“哪个学院？”

“孔子学院。”

孔鱼人就对妻子骄傲地道：“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你是说学生，可他是老师。”李美素强辩。

“这有区别吗，反正是我们学校的。”

年轻人的眼睛亮了起来，问：“你们也是仁华大学的？”

孔鱼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感叹：“我们学校像你这样钻研《论语》的人太少了！”

年轻人不同意，说：“不少啊，据我了解，现在学《论语》的人很多，您是退休的老教师吧，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难怪！”

李美素笑了笑，那意思好像是：你连他是谁都没搞清楚，竟敢说自己



了解情况。年轻人感觉到了一点，又觉不便打听对方身份，只是看着孔鱼人发愣。孔鱼人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脸上始终挂着慈祥的微笑。“小伙子，你读《论语》有年头了吧？”

“噢，您很神呢，怎么看出来的？”

“在我们学校不精通《论语》的人怎么能当孔子学院的老师！”

“这么说您一定是前辈了，晚生不才，希望以后有机会向先生请教。”

“请教谈不上，一起探讨吧。儒家思想，博大精深，除了孔圣，谁敢称先生！几千年来，凡是读《论语》的人都是学生。你我的区别只在于你是新学生，我是老学生。”

“就凭您这几句话，我跟您差远了。”

孔鱼人哈哈笑了几下，说：“其实我得向你学，你敢穿长袍马褂，我一辈子都没穿过。了不起啊，年轻人！你叫什么？”

“毕沙丘。”

“好名字！”



第二章

孔华龃龉

孔鱼人回到家里，喝了一口茶，给孔子学院院长蒋中良打手机，问有没有一个叫毕沙丘的老师。蒋说有，今年夏季聘的，岳大哲学系毕业，发表过多篇有关《论语》的文章，有一些独到见解，在年轻人中可以算新儒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孔又问毕的家庭背景，蒋说毕填的表上只有母亲，是个工会干部，父亲一栏空白，他问过毕，毕说打小父母离婚，母亲从不愿提父亲。孔又问其人如何，蒋说不错，为人朴实，工作勤奋。他观察了他好几个月，觉得可以培养培养。

李美素拿了几片心血管的药来，让孔鱼人服下。吃了药，孔就把刚了解到的毕沙丘的情况告诉了妻子。李说：“难怪，他虽然长得阳光，但脸上总有一种忧伤之气。”

“单亲家庭里出来的孩子很多都这样，要么很平庸，要么很有出息。虽然我刚刚认识他，但我非常欣赏他。我有一种直觉，他将来也许能成为我们孔子学院的名牌。”

李美素眨了眨眼说：“难说，我总觉得这个人……”

“你对他有看法？”

“与众不同是可以的，但他太——怎么说呢——太过了，就变得难以捉摸。”

“这是什么逻辑！他越与众不同，越说明他在这方面志向高远。亲爱的，你只能识别成品，比如我，你识别不了半成品。”他在她脸上轻轻拍了拍，摸了摸，“不过这足够了，你不需要识别他，只要欣赏我就可以了。”

“呸，臭不要脸！”她转身就走。他忽然被她撩拨得有点感觉，就追上



去要抓她，不巧门铃响。她打开门，保姆说华先生来了，在楼下沙发上坐。孔鱼人就说我去接待，她便要搀扶他下楼。他说不用，这点楼都下不了，那不真成了废人。

华思孟是位非常健康的老头，20世纪80年代初靠卖馄饨起家，后来经营日用百货，成了省内著名的百货大王。他出身书香门第，祖上都是学的孔孟之道，他受家族影响，有了钱就想搞教育，倡导儒学，便跟孔鱼人合伙办了这所仁华大学。他出资百分之四十五，做了副校长。

华思孟正欣赏客厅正中央的一幅名画——唐朝李思训的《远帆阁楼图》，画面悠远，嘉树芳草，江波浩渺，重峦叠嶂，读之让人荡胸生层云，浩气满丹田，悠哉快哉。孔鱼人三年前在香港拍卖行以五万元购得，十分喜爱，高挂厅堂炫耀于人。有文物专家指出此为清朝末年仿品，真迹不可能如此便宜。孔鱼人却不以为然，说来也怪，对于其他文物他完全尊重专家意见，唯此一幅，总固执己见，深信不疑。那些专家常背后笑他，他全不理睬。

孔鱼人跟华思孟寒暄了几句，保姆给华泡来了上等好茶，李美素给华削了一个苹果。华接过来，没吃，搁托盘上，只抽烟，说：“老孔，第二届书画大赛要开始了，你看到底怎么弄？”

“我还是上次的意见，不能放弃控制权。”

华思孟轻吐一口烟，没有表情，心里十分不快。孔鱼人的意思很明确，指定几个人拿奖，抬举了这些人，这些人的作品自然水涨船高，孔鱼人早已收购了他们的多幅作品，一来可以让别人觉得他颇有眼力，谋取虚名；二来自己的藏品必然升值，又获实利。其实华也收过不少名家佳作，也可学孔鱼人此法，但他总觉不妥，不是玩物正道。

“这样做负面影响不好，老孔，你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吧！”

“有什么不好的，去年办了，不是挺好嘛，方方面面的评价都很正面。”

“表面人家不好说什么，可背地里还是有很多议论，我就听满了一耳朵，有人更表示今年不参赛了，我一查，今年他们果然没来。你看看现在全国各地搞的那什么大奖赛一类的东西，全是短命鬼，火不过三年就完了蛋，就因为不规范、不公正。我们不能步他人后尘啊！”

孔鱼人很不爱听，扫了华一眼，咳了起来，越咳越不高兴，喘着气

说：“你怎么能拿我们跟他们比！他们乱搞一气，我们是有规矩的，但有规矩不等于说就是放手让评委干。中国人能放手不管吗？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有的人知道了，我们算干吗的？”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你能保证举直错诸枉吗？”

“把权力完全交给评委，你就能保证举直错诸枉？实际上这正是问题关键，完全让评委们干，他们并不会真正公正，这方面实例太多了，与其任由他们胡来，何不我们自己来！这是我们办的大赛，我们出的钱，结果成全了他们，我们背恶名，你说我们这是干什么，吃饱撑的？”

“我们进行监督，他们能胡来到哪儿去！”

“既要监督，那就不是完全放权，说到底你还是想干预，那这样看来我们之间的不同只是怎么干预的问题，并没本质的区别嘛！”

这几句话击中了华思孟的要害，华哑口无言，难以反驳。可他心里清楚，自己所谓的监督跟孔所说的控制权不是一回事，无奈一时无法说清，便轻轻地摇摇头，垂首不语。

“老华，”孔鱼人规劝道，“别这么死心眼，为艺之道，存乎一心，本无法度，何论曲直！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只要大的方面对，就无愧于心，上对得起国家政府，下对得起从艺诸生。另外，宣传推广书画，崇尚传统，自是另一番功德，谁能道我半个‘不’字！”

李美素说：“华先生，您是不是过虑了？”

“过不过虑，以后看结果吧。你家老孔今天脸色不好，没有休息好吧？”华思孟忽然很关心孔鱼人的身体。

李美素望着老公，她大概一直跟孔在一起，没觉得孔脸色不好。孔鱼人也未感觉有何不适，说：“我的身体还行，天天在家养着，凡事不操心，并无大碍。书画大赛的事只能拜托老弟了。我估计，这次大赛办好了，今年我们的收益可以达到一千万。”

李美素说：“不止吧，藺中的广告公司接了好几个广告，赞助商的赞助费大幅度上涨。”

“但是他的开销也大。再一个今年在汽车拉力赛上的成绩不好，跑了几个客户，这事挺让人头痛的。我们汽车学院设计力量还是很薄弱，必须



加强。这方面只要做得好，单这一项的收入就能抵得上学校其他所有方面收入的总和。”

正说着，孔蒨中就回来了。这家伙身材魁梧，貌相俊朗，棱角分明的脸上清晰流露出超强的自信力，这种人一看就知道从小生活在良好的家庭环境里，肯定从没遭受过任何挫折，眼里尽是生硬而灼热的光芒，刺得人痛，但他从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反以此为傲。他手上握着手机，大踏步走进客厅，屁股上一串清脆的咣当声，那几十片钥匙，半斤重的铁愈发甩出他一身的豪迈威武之气。他跟华思孟点点头，一种平辈的点头。华思孟皮笑肉不笑地回了一个点头。在这个晚辈面前，他似乎总有种矮三分的感觉。

“在说你呢，你那些破汽车，捣鼓得怎么样了，是烧钱啊，还是挣钱啊？”李美素因跟孔蒨中年龄相近，说话一向随便，倒不像继母。

“破汽车？”孔蒨中把外套脱掉，要保姆倒杯水来，冲李美素一瞪眼，“我看你是一张破嘴！”

华思孟好不惊讶，这对母子居然这样对话，再看孔鱼人，表情平静，无动于衷，似乎习以为常。

“哪有这样跟你妈说话的！”李美素似笑非笑地说。

“我的破车，虽烧钱，更挣钱。倒想问问我妈，你那破艺术系，就不要说挣钱吧——未免难为了你，这半年又烧了几个钱啊？”

“艺术本来就要烧钱，就好像女孩子天生就爱花钱，如果你要求一个女孩不花钱，那就太不爷们了；但玩车，就必须挣。”

“这不用你操心，我保证挣，挣不到钱我把自己卖了赔给学校。”

“真到了你卖自己的时候，这所学校恐怕就完蛋了。”

孔鱼人终于有了表示：“你们都说点儿好话行不行，哪天老子真去了，这个家会让你们吵得天翻地覆。”

李美素便笑：“呸，说我们不说好话，你这话就好？晦气！”

孔鱼人阴着脸，忽问华思孟：“你家情况怎么样，颖慧跟颖敏她们姐妹不闹吧？”

“表面不闹，不过……唉，好也好不到哪儿去……时间不早了，我回去还得再琢磨琢磨大奖赛，走了。”华思孟起身告辞。孔鱼人没动，李美素很有礼，将华送至门外。返身回到客厅，听孔家父子在谈论华思孟，父

亲把华刚才来访的意思告诉了儿子，儿子当即嚷了起来：“那老家伙以前看还是个挺聪明的人，怎么现在越来越迂腐。他实在不是读书人出身，一个卖杂货的，却玩起了清高，他哪根筋不对呀，莫名其妙！”

“就是，我以前欣赏他是觉得他世故、精明，哪知他搞了几年文化就真把自己当成了文化人，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蠢话，早知他这样，当年我死也不会跟他合作。现在跟他粘在一起，还真撕扯不开，他又碍手碍脚，挺麻烦的一个人。”

李美素没有回孔鱼人身边，竟坐在孔蒨中的那条沙发上，说：“我看他是假充斯文。”

“对，越没文化，越爱显得有文化。论文化、学问，我爸跟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我爸比他还现实。如今世道，真像很多人说的，缺啥补啥，不嚷嚷的，肯定吃饱了，总在那嚷嚷的，一定饿坏了。爸，我觉得应该想个法子把他弄掉。”孔蒨中把袖子卷起来，将手机放在茶几上，抽上一支烟，跷起二郎腿道。

孔鱼人揉着太阳穴问：“怎么弄？”

“拿掉他，不让他掌管艺术学院。”

“他是第二大股东，有这么容易吗？”李美素说。

“召开董事会嘛！我一直看那老东西不顺眼，早想过了，董事会9人，我和老爸，他们华家父女，两票对两票，平盘，关键就看那5个董事，搞定3个人，应该不成问题。韩义夫，这人最迂，跟华思孟关系不错，大概搞不定。马良材和秦朋这两人最靠得住，一是因为他俩一向跟爸近，二是因为马良材这人比较势利，他从湖大出走，投奔过来，如果在我们这里失了宠，他就前途堪忧了，以他的聪明，肯定顺从老爸。秦朋是社会活动家，到处拉赞助，本就唯利是图，他们是几个人里最反对华思孟这一套的。剩下史录平、江国栋，这两院士虽然有点棘手，但只要摆平其中一个，我有九成的把握。现在就看老爸的态度，爸，下决心吧！艺术系虽然不挣钱，但影响大，相当于我们的门脸子，老让华思孟在那撑着，他一没文化，二没才能，三又迂得死，这门脸子让他弄得毫无生气，对学校的发展不利。必须逼他让道！”

孔蒨中和李美素都注视着孔鱼人，李美素的眼神显示她支持孔蒨中。老爷子把他俩看了好几遍，很矛盾，犹豫了一会儿道：“唉，算了，这样



做等于跟他彻底决裂，激怒了他，他肯定要反攻倒算，凭借着四成五的股份，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甚至两败俱伤。还是以大局为重吧，只要对他形成牵制，他也坏不了什么事。你啊，不是老子说你，还跟以前一样喜欢斗气，这样不好。得学会玩心眼，力胜不如智取，如果你能想出妙计，让华老头主动让出艺术学院，又不伤我们两家和气，那你就真的成熟了，可以担当大任了。”

孔蒹中一百个不爱听，直嚷嚷：“什么什么，您也是老古董，我现在就能担当大任。”

孔鱼人给儿子一个白眼，知道这小子狂，一时半会教不过来，再者他感觉身体有点不适，就懒得说了，哼哼两下，把手伸给李美素：“我们上楼去。”李美素就过来搀着孔鱼人，两人慢慢上了楼。



第三章 湖畔论语

孔茜中原想帮父亲收拾华思孟，却被训了一顿，好不懊丧，靠在沙发上默思了一会儿，抽完烟就回了自己的房间。老婆猫在床上搂着一只漂亮的白色小狗看湖南卫视超女比赛，一见老公就向他介绍今天的比赛情况，说有个叫李宇春的女孩子，好酷好酷，今后一定前途无量。孔茜中一直讨厌这种不伦不类的节目，常骂那些女孩子，除了抹眼泪讨欢心，没一个会唱歌，对老婆的话根本听不进，可奇怪的是他竟又一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直嘀咕：“女孩子好酷，什么玩意儿！”就去瞄了两眼，更不明白了，问老婆：“女的男的？”

“女孩子！眼里夹豆豉，这都看不出来！”

“怎么长得像个男的？平头，无胸，‘国’字脸，怎么看怎么像男的，唱功也烂，口腔根本就没打开。”

“你懂个屁，现在就这样才时髦。女的像女的，男的像男的，满大街都是，那有什么意思！”

“这样的女歌手，你去我们艺术学院看看，就像丰收割麦子，一薅一大把。”

“我才懒得去你们艺术学院看呢，我就看李宇春，我是她粉丝。”

孔茜中直摇头：“什么鉴赏水平！”他走到一张小床边上看了几眼熟睡的儿子，这是他最愉快的时候，眉眼笑成一团。忽然，座机响了。老婆就近，却不肯离开荧屏，喉咙里嗯嗯，指着座机。孔茜中头都大了：“这都是李宇春闹的。”走过去接了一听，李美素说你爸昏倒了，他顿时脊背发凉，赶紧跑上楼，把父亲抱上汽车，直送医院。医生说心梗，晚十分钟就……